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于公案

第三回 雲老者搭救琴堂 贈金銀鄒公落魄

話說鄒公刀傷已好，起身補憑，雲老者設酒排宴，親自相陪。酒飯完畢，進內捧出三十兩紋銀，新衣一套笑嘻嘻口尊：「父母請聽，一向寒舍屈尊，鄉村簡慢，諸望恕容。今日補領文憑，乃為大事，急急進京，吏部遞呈，先將失盜由詳細訴明，文憑到手，刻即赴任，行文再拿惡盜報仇。老漢家貧，不能多湊，僅聊表寸意耳，伏乞曬納。」鄒公接過致謝，說道：「老丈恩重如山，圖報有日，豈敢負德？」作揖分別，拜辭出門。老者口稱：「父母，此處離河間府七十里之遙，道路崎嶇，十分難走，老漢家中驢車現成，已經吩咐收拾停當，令家人送至阜成驛，再僱牲口，豈不兩便？」鄒公復又拜謝，然後上車起身。雲老者觀瞧走遠，這才轉身進內閉門。且說鄒公傍晚到河間府城內住下，次日打發安童驢車回去，又僱一輛馬車，治了些被套行李，獨自一人坐在車內，又走四日，趕進北京，投到前次領憑的張家店內。店主一見心疑，上前細問情由，鄒公訴說一遍，店主聞聽贊歎。隨將行李搬至上房安歇，酒飯茶湯比先更加慇懃。次日，打點呈詞，到吏部衙門找著前次辦事的書吏，商議失盜竊去文憑情由：「無奈轉回具呈求緝，望先生鼎力疏通，感德不淺。」書吏說：「此事容易辦理，大概一切使費必須紋銀五百兩方可，不然呈詞批壞，諸事不便。」鄒公聞聽，默而不語，心內盤算，如此花費從何而出？真真無法！沉吟良久，開言說：「鄒某從患難中逃出，若非老者周濟，早作山坡之鬼，囊中所剩約有十餘兩，那裡湊如許之多？還求先生一力擔當，俟上任之後，加倍奉上，不知意下以為可否？」書吏聞聽；先就冷淡好些，勉強答訕說：「小弟盡可代辦，別處不能賒欠。」鄒公亦明知不中，旋即告辭回店。住了數日，呈詞並未批出。找書吏，不給與面，盤用花消堪堪將盡，急得淚流滿面。想前思後，當年枉讀詩書，因以微名鬥祿，拋妻棄子，臨行妻病，知我領憑赴任，那曉遇賊被害，受此艱難。愁中想起一事：風聞於成龍特旨升了山東按察，已經到任。久慕此公才高智廣，鐵面無私，初任樂亭縣為官，審驢斷事如神。而今進退無門，趁著還有幾兩銀子，何不趕到濟南謁見於公，細述苦衷，倘然一念垂憐，豈不是個機會？主意已定，僱一輛馬車，開清店賬，裝上行李，出店上車，竟往山東濟南告狀。

且說充官群賊，自殺鄒公，扮為知縣，晝夜兼程而行。這日將至官亭，轉牌先到，蒲台巡檢雲公、縣丞蘆公及合縣人員，青衣衙役莊丁，執事鮮明，一齊接迎強賊，走上官亭參見。強賊吩咐：「搭轎！本縣進城，走馬到樓」眾役答應，排開執事，前呼後擁。又有主簿典史道旁打躬，一概免禮。登時進衙升堂，也不行香拜廟拜客，不投文，不告，不辦事，終日只在後宅，假推有病，每日暢飲，暗差伙賊八個，濟南一帶購買馬匹，預備瞅空盜庫銀以便好跑。

且說鄒夫人與公子，自從鄒公上任去後，不覺兩月有餘。

夫人病體已痊，總不見來接。羅氏夫人這日獨坐房中，不由心驚肉跳，悶悶不樂。莫非老爺途中有什麼事情？令人難測，至今音信杳然，暗自落淚。正在歎惜，聽得簾攏一響，進來幼子鄒舒，口尊：「母親為何傷感？」夫人歎氣開言，備細說明緣由：「你來的甚好，明日清晨收拾行李，多帶盤費，前到蒲台瞧看汝父，可速回來報我，休叫為娘的盼望。」公子聞聽，連忙答應：「為兒曉得。」夫人又吩咐丫環：「與你少爺收拾行李。」母子分別，出門往蒲台縣訪問音信，一路無辭。這日望見前面有一村莊，垂楊樹下，多人擁擠。公子停駒觀看，卻是年高算命先生，旁邊寫著『賽神仙』三字。公子思想：何不與天倫算其吉凶？鄒舒棄鑿，馬拴垂楊樹上，擠入人群之內，望其施禮。先生離座說道：「少爺有何見教？」公子含笑，口尊：「先生，敢勞推算一命。家父今年四十二歲，八月十七子時生。」先生細排四柱，富貴窮通算定，尊聲：「少爺令尊八字很好，己酉科中舉，五行全有身君恩，目下不利，逢劫殺之運，白虎穿宮，路遇惡人，險作無頭之鬼，真是死裡逃生，幸遇善人，惡運今年交過，從此享受榮華。學生據實直談，不會哄騙。」鄒舒說：「先生，講哪裡話！」連忙將卦資躬身奉過紋銀一錢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